

高群書喜劇電影的憂傷

楊勁松

《神探亨特張》讓內地導演高群書成為當年台灣電影金馬獎的黑馬。高群書拍警察題材作品，關注凌冽人性中的溫情。他的新作卻是一部喜劇片《過年好》，喜劇的最高境界是悲愴，所謂喜劇的憂傷，是最通俗的詮釋。最近看完此片首映，方知改編自李宗熹話劇《守歲》，講述的是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與子女的除夕之夜，看過此劇的觀眾無不被催淚。這樣的故事被高群書導演改編成喜劇電影，給《過年好》一個核心動人的走心支柱，這賀歲片已經成功了一半。

喜劇片是要演員起色的，影片中趙本山對老年痴呆症的整體把握特別好，鬧妮的那場在院子裏聽到前夫與女兒對話時的失落、憂傷的辛酸微笑，都是令人難忘的。兩位老戲骨很好地統一在導演對演員表演體的設計中。看過《守歲》話劇的，都知道這其實是一部悲劇。高群書完全打破了我們既定的思維對其的審美期待，用不斷穿插的片名、用話劇的幕表制，結構全片，間離核心劇情。《過年好》中，高群書導演在與觀眾進行一場偉大的愛情，他極度克制內心溫情與悲情，不斷與觀眾調情，滿場歡笑、熱淚縱橫，高潮至此，已是精神的互通與共鳴。這種碎片化的微電影拼貼，無疑將直面電影藝術傳統觀念的質問之眼神，甚至引發一場難以避免的藝術之爭。

如果說記者低俗，他頂多是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醜態的人

阿濃

有種人天天洗澡，鬍子也刮得乾乾淨淨，但我們仍覺得他醜態。為什麼呢？關乎他的表現。

一是他嘴脣，愛講髒話(粗口)，滿嘴的生殖器官，不以為恥，還自以為豪氣。他們不但私下講，還在公場合講，在異性面前講，在自己的父母兒女前講。嚴重的如果不許他講髒話，他就連話也不會說。他們愛講黃色段子，他們講的笑話全部與性有關，細聲講，大聲笑，樣子哀哀。有時欺負女同事不明所以，說一些隱藏的髒話，博他們男性一夥竊笑，其實是一種性騷擾。

二是他眼瞼，除了經常閱讀色情刊物，上網看色情網頁外，他的眼睛專盯着女性某些部位瞧，不顧自己失態，還要在他的左鄰右舍前評頭品足。當然發展到最後就會偷窺和偷拍，那是犯法的了。

三是他心髒，常以壞心思去揣測人，以為別人像他一樣自私自利，一樣貪錢好色，一樣吹牛拍馬。他不相信世上有好人，如果有也是裝的，都是一些偽君子。他認為做真小人比做偽君子高尚一些。

有此三髒，此人的形貌就會變得猥瑣、下流、淫邪，連聲音也虛偽、低級。應付這種人最好的方法是遠離，親近得多，遲早讓一身髒水。

在這些星光熠熠的場合，娛樂記者不知何時開始，鏡頭集中在女星的大哺乳，低俗煽情灑狗血，一個比一個厲害。

旁白說明就更低俗，什麼「G奶打敗A奶」，某某星不敢與「波神」合照，什麼「九個都經過隆胸手術，所謂波霸女神，類有九個都經過隆胸手術，這是常識：瘦削身材加小蠻腰，根本產不出如此大尺碼的上圍，如果她自己說這是天生麗質，絕對侮辱人的理性和智慧。

某女胸女星只要順應潮流，到整形醫生處引刀一快，要多大就多大，以真比真，以假比假，還不容易？

可以隆而不隆，說明某女星重視內在的真，寧願犧牲表面的美，這是應該被肯定的美德，卻成為被奚落的對象。

還不全因記者的低俗，有低俗的市場，才有低俗的供應。記者只是順應市場需要，不負責任與社會的道德。

說明這個社會，不知不覺淪落，明知是假，卻趨胸若鶩，我忽然想起台灣鄉下的豬公。

豬公是配好種，千方百計為豬媾找豬子，牽豬公實精是一特殊行業，他們用板車載着豬公，車上喇叭放着「妹妹我愛你」流行曲，在農村到處轉悠。

但天時地利變數，上了門的也不一定肯將精液注進豬媾子宮。

怎樣催精？通常是豎起板機，機上套麻袋，塗上豬媾體液，豬公嗅到，就會發情扒在板機上拼命幹，然後以小袋盛載射出的精液。

如果說記者低俗，他頂多是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都市風光(一)

張冷

一九三五年，中國出現第一部「音樂喜劇片」《都市風光》。電影為套層結構：四個村人在小火車站滿懷憧憬等去上海的火車，被經營西洋鏡者(導演自己扮演的)《西洋鏡歌》(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作曲)吸引過去看起來。結果看到的是自己在看似紙醉金迷但經濟破產的上海的艱辛、頹廢、無望……四個人看完目瞪口呆，火車來時，拿不定主意，是去上海？還是回村去？編劇和導演才華橫溢的哀牧之(一九〇九—一九七八)，不惜與家人斷絕關係，放棄學法法律而去演話劇，擅長人物內心戲並精通通化妝，被譽為「千人面」。

他主演的兩部左翼電影《桃李劫》(一九三五)、《風雲兒女》(一九三五)，不見得很多人看過，但說起趙元任、聶耳作曲的《畢業歌》與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大都耳熟能詳。

《都市風光》對中國有聲電影的貢獻，不但在於使用「電影公司」三位中國技術自己製造的「三友式」電影錄音設備，而支付高昂的專利費，更在於家為影片量身定做音樂。除了趙元任作曲《西洋鏡歌》，上海國立音專的教授、作曲家黃自特地創作音樂作品《都市風光幻想曲》，黃自的弟子賀綠汀創作片其餘音。

呂驥為音樂編劇，並指揮當時上海工部局樂隊演奏。陣容可謂非常強大，音樂與畫面的配合也的確令人耳目一新。

據說有一些內地孩子反對自己的父母生第二胎，聯合起來發聲明，有的甚至以死要挾，這真是典型的富「中國特色」的兒童心理現象。

理由很簡單，據說父母生了第二胎，自己的愛就被分薄了。

也就是說，現在的孩子，身上籠罩着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還有其他親屬的愛，那等於是他享受愛的「勢力範圍」，不容他人侵犯。

一個孩子要有這麼多的「愛」才能生存下去，可見這一代的孩子有多脆弱。

從前的孩子，父母親生了弟弟妹妹出來，通常都會很高興，因為那是自己的血親，會與自己的生命發生某種聯繫，他們又會是自己的玩伴，自己親情的投射，會讓自己的生命更豐富和多樣化。

在沒有節育的年代，一個家庭很容易生出七八個孩子來，有的家裏窮，生了孩子出來被迫要去送給別人，還要經歷非常痛苦的骨肉分離的過程。多子女的家庭，固然會發生一些爭資源、爭溫暖的小摩擦，但兄弟姐妹衆多的家庭出來的孩子，往往又比較忍讓寬容，比較容易相處。

獨生子女最被人詬病的，便是萬千寵愛在一身形成的自私自私性，反對父母生第二胎，便是自私自私性的直接表現，而這種自私自私性將影響他一生。

有了弟弟或妹妹，他會嘗試去愛別人，而不只是需要他人的愛，那樣至少他的社會會完整一點。

高山大海

葉歌

基隆離台北二十多公里，是台灣西北角的重要門戶港口。城裏中正公園依山而築。山頂的大佛禪院原有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老建築，二〇一一年後又重修，用漢白玉雕刻羅漢像。台灣最大的觀音菩薩像屹立寺外，面朝大海。

走進禪院，一樓供奉純金鑄就的千手觀音，兩邊有善男信女點亮的子孫燈、太歲燈等。二樓大雄寶殿供奉釋迦、彌勒、藥師三世佛，殿名匾額居然是何應欽手書。偏殿供奉臥佛像。白玉佛祖側身而臥，右手支頤，左手搭在左腿上。據說這種「吉祥卧」能防打厭、噩夢，改善睡眠。

從山頂俯瞰，對面連綿的山脈上標示「Keelung」(基隆)的大字，山腳海浪起伏。那裏有位於新北市萬里區野柳的野柳地質公園。野柳之名來自一種狀似劍蘭的野生植物。公園中，一條約兩公里長、突出海面的岬角上，火山噴發和長年海蝕風化形成了奇形怪狀的岩石，如蜂窩、蠟燭、豆腐、冰淇淋、蘑菇。

其中「女王頭」享譽全球。這個羣狀岩中部纖細如頸，從特定角度看像頭戴皇冠的女性頭像，排隊拍照者絡繹不絕。公園特地用3D技術做了兩個仿製品放在別處，拍成照片真偽難辨，以此分流遊客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大佛禪院和野柳公園，高山大海，綠樹瀟瀟，風景各有千秋。但前者宣傳佛教，商業化得光明正大。後者號稱自然，卻用人工「偷樑換柱」，似乎降低了景點的含金量。

趨胸若鶩

葉特生

在這些星光熠熠的場合，娛樂記者不知何時開始，鏡頭集中在女星的大哺乳，低俗煽情灑狗血，一個比一個厲害。

旁白說明就更低俗，什麼「G奶打敗A奶」，某某星不敢與「波神」合照，什麼「九個都經過隆胸手術，所謂波霸女神，類有九個都經過隆胸手術，這是常識：瘦削身材加小蠻腰，根本產不出如此大尺碼的上圍，如果她自己說這是天生麗質，絕對侮辱人的理性和智慧。

某女胸女星只要順應潮流，到整形醫生處引刀一快，要多大就多大，以真比真，以假比假，還不容易？

可以隆而不隆，說明某女星重視內在的真，寧願犧牲表面的美，這是應該被肯定的美德，卻成為被奚落的對象。

還不全因記者的低俗，有低俗的市場，才有低俗的供應。記者只是順應市場需要，不負責任與社會的道德。

說明這個社會，不知不覺淪落，明知是假，卻趨胸若鶩，我忽然想起台灣鄉下的豬公。

豬公是配好種，千方百計為豬媾找豬子，牽豬公實精是一特殊行業，他們用板車載着豬公，車上喇叭放着「妹妹我愛你」流行曲，在農村到處轉悠。

但天時地利變數，上了門的也不一定肯將精液注進豬媾子宮。

怎樣催精？通常是豎起板機，機上套麻袋，塗上豬媾體液，豬公嗅到，就會發情扒在板機上拼命幹，然後以小袋盛載射出的精液。

如果說記者低俗，他頂多是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鏡屋

紐約抒懷

在這些星光熠熠的場合，娛樂記者不知何時開始，鏡頭集中在女星的大哺乳，低俗煽情灑狗血，一個比一個厲害。

旁白說明就更低俗，什麼「G奶打敗A奶」，某某星不敢與「波神」合照，什麼「九個都經過隆胸手術，所謂波霸女神，類有九個都經過隆胸手術，這是常識：瘦削身材加小蠻腰，根本產不出如此大尺碼的上圍，如果她自己說這是天生麗質，絕對侮辱人的理性和智慧。

某女胸女星只要順應潮流，到整形醫生處引刀一快，要多大就多大，以真比真，以假比假，還不容易？

可以隆而不隆，說明某女星重視內在的真，寧願犧牲表面的美，這是應該被肯定的美德，卻成為被奚落的對象。

還不全因記者的低俗，有低俗的市場，才有低俗的供應。記者只是順應市場需要，不負責任與社會的道德。

說明這個社會，不知不覺淪落，明知是假，卻趨胸若鶩，我忽然想起台灣鄉下的豬公。

豬公是配好種，千方百計為豬媾找豬子，牽豬公實精是一特殊行業，他們用板車載着豬公，車上喇叭放着「妹妹我愛你」流行曲，在農村到處轉悠。

但天時地利變數，上了門的也不一定肯將精液注進豬媾子宮。

怎樣催精？通常是豎起板機，機上套麻袋，塗上豬媾體液，豬公嗅到，就會發情扒在板機上拼命幹，然後以小袋盛載射出的精液。

如果說記者低俗，他頂多是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

那催催小哥哥，而大眾就好比豬公，豬公因無知而被要，大眾則明知是假而甘心被要，是不是比豬公還要蠢？